



①② 7日,记者在钱江边采访时,又见到一个戏水者
③ 南星街道喊潮队
④⑤ 郑大伯和他的潮汛时刻表

人物三

搜救现场指挥： 我们希望全面禁游， 但无法过多干涉

祁勇，杭州市公安局水上治安分局治安大队队长，记者周二见到他时，他说最近连续3天，每天都打光2块手机电板。接到的电话内容出奇一致——“钱塘江搜救现场”。

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刚从九堡处理完死者家属的善后工作，手上拿着一堆遇难者的资料。还在接电话，额头上挂着汗。“第一天休息了2小时，其实就是回队里换了衣服，第二天又是通宵。现在现场还在善后，我要马上赶回去。”开场白就是这样匆匆。

8月2日下午的悲剧发生时，彭埠派出所、杭州武警部队、江干区公安分局、杭州水上治安分局治安大队共四艘艇、65名警力投入营救。

“现场混乱，很多人围观。”负责现场指挥的祁勇说自己实在没办法记清楚那么多细节，除了在江面上搜救打捞外，他们要做的还包括对死者确认身份、登记、拍照，联系死者亲属等。“太阳上来后温度开始逐渐升高，上面太阳晒，下面江水反光，地表的温度烫得皮鞋都像个火炉。不过太阳的毒辣还不是最难受的，还有江面上近10级的大风、第二天的暴雨和暴涨的潮水，连我们的快艇都抵不住……”回忆起那一段，祁勇并没有多说什么。

“那些被打捞上来的，很少有活着的。”虽然水上治安分局的队员们都学过人工呼吸，不过对于那些早就泡得浮肿的遗体来说，根本没有用。

“被潮水卷走的还是外来务工者多。”尽管分局今年6月底才刚成立，已经出动了8次了。祁勇告诉记者，钱塘江潮水每年都要夺走许多观潮和戏水者的生命，最危险的位置莫过于钱塘江北岸呈“丁字形”的丁字坝。丁字坝前形成的回头潮，能把落水者打个晕头转向，使他们在顷刻间失去与潮水搏斗的力量。

根据他的经验，每天17:00—23:00，下堤的楼梯通道附近最容易发生意外。“一部分是在堤坝上纳凉睡觉，连潮水来了都不知道，根本没办法反抗，还有的就是在江边游泳，不知道钱江潮的危险。万一落水了，熟悉水性的，最好能够抓住江边和堤坝平行的、用来运黄沙的传输带钢架，起码可以自救，要是抓不住，顺潮水漂，也好过逆游的，同潮水搏斗，十有八九回不来。”

祁勇透露，在过去的一个月中，光他们分局从钱塘江捞上来的遗体就达8具，历年这个数据会达到七十余人。

“今后，除了宣传以外，每天钱塘江早、晚潮前后，水上分局都会加强水面上的巡逻，劝阻贸然下水的人，但也仅停留在劝阻的程度上，因为目前还没有任何法律规定，我们可以强行将人带离现场。”祁勇说，在钱塘江公开水域，警方的立场虽还是“全面禁游”，但在没有办法过多干涉。

人物四

干了20年的喊潮人： 我们最怕遇到谈恋爱的

郑大伯摸透了潮水脾气

喊潮，为了救命。

郑鑫权是家住美政小区的喊潮人，今年79岁，两耳失聪，从退休后到如今，每天拿着一个喇叭、别着一个红袖章、脖子上挂着一块毛巾，去钱塘江边喊潮，往返于钱江一桥和三桥之间。

“郑大伯以前是浙江钱江航运公司的，跟钱塘江打了几十年的交道，他对钱江潮的脾气摸得一清二楚。”南星街道的工作人员在一边介绍道。郑大伯年纪已大，耳朵又不灵，记者跟他交流时很困难，每次需要把问题写在纸上给他看才行。但对于每个跟喊潮有关的问题，他回答得异常有激情：“当年潮水来的时候，船吃水多少深；潮出去的时候，水深多少，我都很清楚，还特地专门做了一份潮汐时刻表。”

说着，郑大伯从包里拿出一个本子，里面用各种颜色的笔记录着从2006年到目前为止，每天日潮和晚潮的时间和潮高的数据，以及未来一个星期内，每天潮水到达钱江四桥的时间等。据说，郑大伯家里还有几个更早几年的本子。

“我这个数据很难的，基本上误差不会超过半个小时，摸索了几十年的潮水经验得出来的，就连潮高，误差不会超过40厘米，有些研究钱塘江潮的人还专门来向我请教过呢。”郑大伯说道。

据了解，南星街道喊潮队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份潮汐时刻表，而这个表格就是由郑大伯提供的，每次提前五六天，他就会送上一份最新的潮汐表。

喊潮挽回了上百条人命

“我喊潮这么多年来，在我们这块区域，从来没有出现死人的事情过，但险情年年都有，光在我手里拉回来的人命就有上百条了。”郑大伯说。

郑大伯从退休后，每天至少要去喊一次潮，这几乎成了生活习惯，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，在潮水来前一小时便开始踏上江堤，遇到没人的时候，就骑一阵，碰到下江堤的口子就停车瞄一阵。后来，经常在江边散步的、乘凉的、捕鱼的以及渔政所之

类的人都认识了这个喊潮人，每次碰到他，都会向他举举手打个招呼。郑大伯虽然听不见，但总会点头示意一下。

“2002年的夏天，有20个小孩子在钱江四桥下玩水，这时候离潮水到只有十几分钟了，我用喇叭喊喊，小孩子根本不来听的，只好我跑下去，一个一个把他们拉上来，实在不行就直接抱上去。”郑大伯自己回忆道。

听南星街道的人说，郑大伯这种喊了近20年潮的人，绝对是钱塘江边最早的喊潮人了，别看他的耳朵不行，但喊潮的法子有效着呢。喊潮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不肯上岸的，嫌郑大伯碍事的人，会当着他的面发一阵牢骚，可偏偏他就听不见，如果看江上的人不肯上来，他就会拿出手机示意一下，然后举着喇叭就喊：“潮就要来了，你们再不上来，我就打110了。”这个办法每次都非常灵。

在江里游泳的本地人最难劝

在郑大伯的带动下，南星街道的几个社区在2002年后陆续组建起了民间喊潮队。到目前为止，街道一共已有10支喊潮队，包括后备力量在内，已达上千人，算是杭州最为齐备的喊潮队伍，有时候也被称为职业喊潮队。虽说是职业喊潮，但他们却是完全义务奉献，没有拿过一分钱补助。他们中间有讲杭州话的，也有讲杭普话的，尽管听起来不是那么的标准，但他们说，有时候遇到外地人，不讲普通话对方根本就听不懂，只好硬着头皮喊连他们都觉得生硬的杭普话。

有一年夏天，喊潮人周大伯发现，钱江一桥附近有近十个外地民工在江里游泳。“我拿着喇叭一直喊：潮水来了，赶快上岸！大部分人都上岸了，还是有两个迟迟不肯游回来。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潮水已经到钱江四桥了，吓都吓死了。”

跟那两人一起游泳的同伴也急了，也帮着一起喊。这时江中的两个人才意识到了危险，用尽全力拼命往岸上游，一人刚好爬上岸，另一人还离岸20米时，潮水已来到身边，一个浪头把他卷走，冲出20多米，像皮球一上一下翻滚，根本不听使唤。幸亏岸边有个钓鱼的，伸了根钓鱼杆下去，这才死里逃生，岸上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。他上岸时，身上到处是擦伤痕迹，鲜血直流。

白天这种游泳的人还容易劝，可到了晚上就难了，贪图凉快的人都往江中钻，这时候喊他们上来就难多了，最难劝的就是本地人。“前两天傍晚，江里还有十来个人在游泳，我们在江堤上喊了半天，上来了没几个。几个住在附近的本地人说，这个潮水他们懂的，从小就在江里长大，潮水还不会来的，想再在水里浸一会儿。几个外地人一听，就想连你们当地人都不担心，他们也不急着上岸。”8月3日救过人的邵大姐说，那时候真拿这帮人没有办法，最后只好打110了。没过两分钟，南星派出所的民警赶到，这才把江中的人喊了上来。

钱大伯说：“我们对付这些人还是有办法的，但遇到小情侣就麻烦了，尤其是晚上的时候，他们喜欢躲在江堤下面乘凉，看上去一个人都没有，其实他们就在下面。”

有一次晚上9点左右，钱大伯他们看江中没有人，以为可以安心了，没想到走到离下江堤口子很远的地方，隐隐听到有人聊天的声音。他们赶忙回到江堤的口子，用手电筒一照，发现居然还有对情侣躲在下面聊天。要是没有发现的话，潮水一来，他们想逃都逃不掉了。

潮过去了，死亡陷阱还在

“别看喊潮就是在江边拿喇叭喊喊，其实很有讲究的，就拿时间来说，一定要掐在一个时间段内，提前了不行，推迟了更加不行。”负责南星街道喊潮队伍的朱新民说，一般喊潮都是提前一个小时到江边，提前喊人。郑大伯的潮汐时刻表尽管很准，但他也怕出现差错，宁可早一点开始喊，也让在江中的人有个时间可以上岸。如果再早点就不行了，人家就会以为是“狼来了”，雷声大雨点小，就会放松警惕。光南星街道负责的江堤一共有5公里，如果时间稍微晚一点，怕5公里还没有走完，潮就来了。

而等潮水过去后，喊潮人还是不肯走的，要再等上个半个小时才行。“别看潮水过去了，江面动静不大，其实江底下水涌动得很厉害的，怕就怕有些不懂钱江潮的人，以为潮水过去就安全了，忙着下水，照样会出事情的。”

以前，南星街道各社区喊潮队每天出勤2人，8月2日悲剧后，这个数字上升到4人。